

中國當代游記選

(下)

中國旅遊出版社



中国当代游记选

下

杨 滕 西 选编

中国旅游出版社

一九八二年·北京

封面题字：赵家熹

责任编辑：纪 流

李泽儒

封面设计：吴祥辉

中国当代游记选（下册）

杨 滕 西 选编

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外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¹/₃₂ 印张：8.5 字数：215千字

1982年5月第一版 1982年5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75,000

统一书号：10179·154

定价：0.90元

目 录

游了三个湖·····	叶圣陶	(1)
石 湖·····	西 谛	(7)
北固亭·····	袁 鹰	(11)
观莲拙政园·····	周瘦鹃	(14)
赏菊狮子林·····	周瘦鹃	(18)
姑苏小记 ·····	毕克官	(20)
姑苏两日游·····	于 敏	(22)
苏州漫步 ·····	陆文夫	(29)
依然虹影卧南旻·····	王文忠	(32)

——访徐霞客故乡

访沈园·····	郭沫若	(36)
记金华的两个岩洞·····	叶圣陶	(41)
鉴湖风景如画·····	钦 文	(45)
听雨听风入雁山·····	周瘦鹃	(48)
三访大龙湫·····	竹 子	(51)

——雁荡散记

在山阴道上·····	方令孺	(54)
西湖漫笔·····	宗 璞	(58)
西湖即景·····	宗 璞	(62)
宝石山上·····	宗 璞	(68)
潮 魂·····	乐维华	(75)

——钱塘潮抒情

鼓浪屿游记·····	丹 玉	(79)
寻秋记·····	伍稼青	(82)

黄山小记·····	菡 子	(88)
黄山秋行·····	黄秋耘	(93)
太平湖之春·····	吴 象	(98)
牡丹园记·····	严 阵	(103)
庐山面目·····	丰子恺	(109)
——庐山游记之一		
访八大山人故居·····	屠 岸	(114)
石钟山览胜·····	钟 鸣	(118)
香 溪·····	菡 子	(121)
游武汉龟蛇二山·····	黎少岑	(125)
岳麓山和桔子洲头·····	李霁野	(128)
记游桃花坪·····	丁 玲	(133)
南岳纪游·····	洪 周 肖 琦	(145)
君山独秀洞庭·····	黄起衰	(151)
海南杂忆·····	茅 盾	(159)
“天 涯”·····	吴伯箫	(164)
游南三联岛·····	周立波	(168)
花 城·····	秦 牧	(172)
落 日·····	林 遐	(177)
夜游珠江·····	关振东	(181)
鼎湖山游记·····	曹思彬	(185)
桂林山水·····	方 纪	(187)
巴莱崖壁画·····	凌 渡	(195)
长江三日·····	刘白羽	(199)
忆个旧·····	巴 金	(207)
花 潮·····	李广田	(214)
茶花赋·····	杨 朔	(219)
五百里滇池·····	洛 汀	(222)
石林风雨·····	方 纪	(226)

I

洱海一枝春·····	曹靖华	(234)
大理漫记·····	冶 秋	(239)
沿着澜沧江的激流·····	冯 牧	(245)
——西双版纳漫记之一		
澜沧江边的蝴蝶会·····	冯 牧	(252)
横断山脉纪行·····	关 山	(258)
雾瀑观虹·····	李芷和	(261)

游了三个湖

叶 圣 陶

这回到南方去，游了三个湖。在南京，游玄武湖；到了无锡，当然要望望太湖；到了杭州，不用说，四天的盘桓离不了西湖。我跟这三个湖都不是初相识，跟西湖尤其熟，可是这回只是浮光掠影的看看，写不成名副其实的游记，只能随便谈一点儿。

首先要说的，玄武湖跟西湖都疏浚了。西湖的疏浚工程，做的五年的计划，今年四月初开的头，听说要争取三年完成，每天挖泥船轧轧轧的响着，连在链条上的兜儿一兜兜的把长久沉在湖底里的黑泥挖起来。玄武湖要疏浚，为的是恢复湖面的面积，湖面原先让淤泥跟湖草占去太多了。湖面宽了，游人划船才觉得舒畅，望出去心里也开朗；又可以增多鱼产。湖水宽广，鱼自然长得多了。西湖要疏浚，主要为的是调节杭州城的气候。杭州城到夏天，热得相当厉害，西湖的水深了，多蓄一点儿热，岸上就可以少热一点儿。这些个都是顾到居民的利益。顾到居民的利益，在从前，哪儿有这回事？只有现在的政权，人民自己的政权，才当做头等重要的事儿，在不妨碍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前提之下，非尽可能来办不可。听说，玄武湖平均挖深半公尺以上，西湖准备平均挖深一公尺。

其次要说的，三个湖上都建立了疗养院——工人疗养院或者还有机关干部疗养院。玄武湖的翠洲有一所工人疗养院；太湖、西湖边上到底有几所疗养院，我也说不清。我只访问了太湖边中镔山的工人疗养院。在从前，卖力气淌汗水的工人哪有疗养的份儿？害了病还不是咬紧牙关带病做活，直到真个挣扎不了，跟工作、生命一齐分手！至于休养，那更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儿，休

养等于放下手里的活闲着，放下手里的活闲着，不是连吃不饱的一口饭也没有着落了吗？只有现在这时代，人民当了家，知道珍爱创造种种财富的伙伴，才要他们疗养，而且在风景挺好、气候挺适宜的所在给他们建立疗养院。以前人有句诗道，“天下名山僧占多”。咱们可以套用这一句的意思说，目前虽然还没做到，往后一定做到，凡是风景挺好、气候挺适宜的所在，疗养院全得占。僧占名山该不该，固然是个问题，疗养院占好所在，那可绝对的该。

又其次要说的，在这三个湖边上走走，到处都显着整洁。花草栽得齐整，树木经过修剪，大道小道全扫得干干净净，在最容易忽略的犄角里或者屋背后也没有一点儿垃圾。这不只是三个湖边这样，可以说哪儿都一样。北京的中山公园、北海公园不是这样吗？撇开园林、风景区不说，咱们所到的地方虽然不一定栽花草，种树木，不是也都干干净净，叫你剥个橘子吃也不好意思把橘皮随便往地上扔吗？就一方面看，整洁是普遍现象，不足为奇。就另一方面看，可就大大值得注意。做到那样整洁决不是少数几个人的事儿。固然，管事的人如栽花的、修树的、扫地的，他们的勤劳不能缺少，整洁是他们的功绩。可是，保持他们的功绩，不让他们的功绩一会儿改了样，那就大家有份，凡是在那里、到那里的人都有份。你栽得齐整，我随便乱踩，不就改了样了吗？你扫得干净，我嗑瓜子乱吐瓜子皮，不就改了样了吗？必须大家不那么乱来，才能保持经常的整洁。解放以来属于移风易俗的事项很不少，我想，这该是其中的一项。回想过去时代，凡是游览地方、公共场所，往往一片凌乱，一团肮脏，那种情形永远过去了，咱们从“爱护公共财物”的公德出发，已经养成了到哪儿都保持整洁的习惯。

现在谈谈这回游览的印象。

出玄武门，走了一段堤岸，在岸左边上小划子。那是上午九点光景，一带城墙受着晴光，在湖面跟蓝天之间作个界限。我忽

然想起四十多年前头一次游西湖，那时候杭州靠西湖的城墙还没拆，在西湖里朝东看，正象在玄武湖里朝西看一样，一带城墙分开湖跟天。当初筑城墙当然为的防御，可是就靠城的湖来说，城墙好比园林里的回廊，起掩蔽的作用。回廊那一边的种种好景致，亭台楼馆，花坞假山，游人全看过了，从回廊的月洞门走出来，瞧见前面别有一番境界，禁不住喊一声“妙”，游兴益发旺盛起来。再就回廊这一边说，把这一边、那一边的景致合在一块儿看也许太繁复了，有一道回廊隔着，让一部分景致留在想象之中，才显着繁简适当，可以从容应接。这是园林里修回廊的妙用。湖边的城墙几乎跟回廊完全相仿。所以西湖边的城墙要是不拆，游人无论从湖上看东岸或是从城里出来看湖上，就会感觉另外一种味道，跟现在感觉的大不相同。我也不是说西湖边的城墙拆坏了。湖滨一并列是第一至第六公园，公园东面隔马路，一带相当齐整的市房，这看起来虽然繁复一些儿，可是照构图的道理说，还成个整体，不致流于琐碎，因而并不伤美。再说，成个整体也就起回廊的作用。然而玄武湖边的城墙，要是有人主张把它拆了，我就不赞成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那城墙的线条，那城墙的色泽，跟玄武湖的湖光、紫金山覆舟山的山色配合在一起，非常调和，看来挺舒服，换个样儿就不够味儿了。

这回望太湖，在无锡鼋头渚，又在鼋头渚附近的湖面上打了个转，坐的小汽轮。鼋头渚在太湖的北边，是突出湖面的一些岩石，布置着曲径磴道，回廊荷池，丛林花圃，亭榭楼馆，还有两座小小的僧院。整个鼋头渚就是个园林，可是比一般园林自然得多，又何况有浩淼无际的太湖做它的前景呢。在沿湖的石上坐下，听湖波拍岸，单调可是有韵律，仿佛觉得这就是所谓静趣。南望马迹山，只象山水画上用不太淡的墨水涂上的一抹。我小时候，苏州城里卖芋头的往往喊“马迹山芋艿”。抗日战争时期，马迹山是游击队的根据地。向来说太湖七十二峰，据说实际不止此数。多数山峰比马迹山更淡，象是画家蘸着淡墨水在纸面上带

这么一笔而已。至于我从前到过的满山果园的东山，石势雄奇的西山，都在湖的南半部，全不见一丝影儿。太湖上渔民很多，可是湖面太宽阔了，渔船并不多见，只见鼋头渚的左前方停着五六只。风轻轻的吹动桅杆上的绳索，此外别无动静。大概这不是适宜打鱼的时候。太阳渐渐升高，照得湖面一片银亮。碧蓝的天空中飘着几朵若有若无的薄云。要是天气不好，风急浪涌，该就会是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色。从前人描写洞庭湖、鄱阳湖，往往就不同的气候、时令着笔，反映出外界现象跟主观情绪的关系。画家也一样，风雨晦明，云霞出没，都要研究那光跟影的变化，凭画笔描绘下来，从这里头就表达出自己的情感。在太湖边作较长时间的流连，即使不写什么文章，不画什么画，精神上一定会得到若干无形的补益。可惜我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只能有两三个钟头的勾留。

刚看过太湖，再来看西湖，就有这么个感觉，西湖不免小了些儿，什么东西都挨得近了些儿。从这一边看那一边，岸滩，房屋，林木，全清清楚楚，没有太湖那种开阔浩淼的感觉。除了湖东岸没有山，三面的山全象是直站到湖边，又没有衬托在背后的远山。于是来了个总的印象：西湖仿佛是个盆景，换句话说，有点儿小摆设的味道。这不是给西湖下贬辞，只是直说这回的感觉罢了。而且盆景也不坏，只要布局得宜。再说，从稍微远一点儿的地点看全局，才觉得象个盆景，要是身在湖上或是湖边的某一个所在，咱们就成了盆景里的小泥人儿，也就没有象个盆景的感觉了。

湖上那些旧游之地都去看看，象是学生温习旧课似的。最感觉舒坦的是苏堤。堤岸正在加宽，拿挖起来的泥壅一点儿在那儿，巩固沿岸的树根。树栽成四行，每边两行，是柳树、槐树、法国梧桐之类，中间一条宽阔的马路。妙在四行树接叶交柯，把苏堤笼成一条绿荫掩盖的巷子，掩盖而绝不叫人觉得气闷，外湖跟里湖从错落有致的枝叶间望去，似乎时刻在变换样儿。在这条

绿荫的巷子里骑自行车该是一种愉快。散步当然也挺合适，不论是独个儿、少数几个人还是成群结队。以前好多回经过苏堤，似乎都不如这一回，这一回所以觉得好，就在乎树补齐了而且长大了。

灵隐也去了。四十多年前头一次到灵隐就觉得那里可爱，以后每到一次杭州总得去灵隐，一直保持着对那里的好感。一进山门就望见对面的飞来峰，走到峰下向右拐弯，通过春淙亭，佳境就在眼前展开。左边是飞来峰的侧面，不说那些就山石雕成的佛像，就连那山石的凹凸、俯仰、向背，也似乎全是经名手雕出来的。石缝里长出些高高矮矮的树木，苍翠，茂密，姿态不一，又给山石添上陪衬的装饰。沿峰脚是一道泉流，从西往东，水大时候急急忙忙，水小时候从从容容，泉声就有宏细疾徐的分别。道跟泉流平行。道左边先是壑雷亭，后是冷泉亭，在亭子里坐，抬头可以看飞来峰，低头可以看冷泉。道右边是灵隐寺的围墙，淡黄颜色。道上多的是大树，又大又高，说“参天”当然嫌夸张，可真做到了“荫天蔽日”。暑天到那里，不用说，顿觉清凉，就是旁的时候去，也会感觉“身在画图中”，自己跟周围的环境融和一口气，挺心旷神怡的。灵隐的可爱，我以为就在这个地方。道上走走，亭子里坐坐，看看山石，听听泉声，够了，享受了灵隐了。寺里头去不去，那倒无关紧要。

这回在灵隐道上大树下走，又想起常常想起的那个意思。我想，无论什么地方，尤其在风景区，高大的树是宝贝。除了地理学、卫生学方面的好处而外，高大的树又是观赏的对象，引起人们的喜悦不比一丛牡丹、一池荷花差，有时还要过几分。树冠跟枝干的姿态，这些姿态所表现的性格，往往很耐人寻味。辨出意味来的时候，咱们或者说它“如画”，或者说它“入画”，这等于说它差不多是美术家的创作。高大的树不一定都“如画”“入画”，可是可以修剪，从审美观点来斟酌。一般大树不比那些灌木跟果树，经过人工修剪的不多，风吹断了枝，虫蛀坏了干，倒

是常有的事，那是自然的修剪，未必合乎审美观点。我的意思，风景区的大树得请美术家鉴定，哪些不用修剪，哪些应该修剪。凡是应该修剪的，动手的时候要听美术家的指点，惟有美术家才能就树的本身看，就树跟环境的照应配合看，决定怎么样叫它“如画”“入画”。我把这个意思写在这里，希望风景区的管理机关考虑，也希望美术家注意。我总觉得美术家为满足人民文化生活的要求，不但要在画幅上用功，还得扩大范围，对生活环境的布置安排也费一份心思，加入一份劳力，让环境跟画幅上的创作同样的美——这里说的修剪大树就是其中一个项目。

（选自《旅行家》1955年1月号）

叶圣陶 现代著名作家，教育家。原名叶绍钧。生于1894年。江苏省苏州人。1911年中学毕业。1914年开始用文言文写短篇小说。“五四”运动前后改用白话文写作。1921年，和茅盾、郑振铎等人发起组织了文学研究会。提出文学“为人生”的主张，同时在创作中实践这个主张。解放前，历任小学、中学、大学教员，还当过编辑，编过《小说月报》、《妇女杂志》和《中学生》等刊物。解放后，曾任出版总署副署长、教育部副部长、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，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，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，还任中国文联委员。主要作品有：《叶圣陶短篇小说集》，《叶圣陶童话选》，《叶圣陶文集》，散文集《小记十篇》，《叶圣陶选集》，诗集《箴存集》，与夏丏尊合写的论文集《阅读与写作》、《文心》、《文章讲话》，此外，还有《十三经索引》、《苏辛词》、《周姜词》等著作，长篇小说《倪焕之》，是他最著名的代表作。他创作态度严肃认真，风格朴素自然，语言凝炼精致，有“优秀的语言艺术家”之称。

石 湖

西 谛

前年从太湖里的洞庭东山回到苏州时，曾经过石湖。坐的是一只小火轮，一眨眼间，船由窄窄的小水口进入了另一个湖。那湖要比太湖小得多了，湖上到处插着蟹簖和围着菱田。他们告诉我：“这里就是石湖。”我矍然的站起来，在船头东张西望的，想尽量地吸取石湖的胜景。见到湖心有一个小岛，岛上还残留着东倒西歪的许多太湖石。我想：“这不是一座古老的园林的遗迹么？”

是的，整个石湖原来就是一座大的园林。在离今八百多年前，这里就是南宋初期的一位诗人范成大（1126—1193年）的园林。他和陆游、杨万里同被称为南宋三大诗人。成大因为住在这里，就自号石湖居士，“石湖”因之而大为著名于世。杨万里说：“公之别墅曰石湖，山水之胜，东南绝境也”。我们很向往于石湖，就是为了读过范成大的关于石湖的诗。“石湖”和范成大结成了这样的不可分的关系，正像陶渊明的“栗里”，王维的“辋川”一样，人以地名，同时，地也以人显了。成大的“石湖居士诗集”，吴郡顾氏刻的本子（1688年刻），凡三十四卷，其中歌咏石湖的风土人情的诗篇很不少。他是一位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田园诗人，继承了陶渊明、王维的优良传统，描写着八百多年前的农民的辛勤的生活。他的“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”，就是淳熙丙午（1186年）在石湖写出的，在那里，充溢着江南的田园情趣，像读米芾和他的儿子米友仁所作的山水，满纸上云气水意，是江南的润湿之感，是平易近人的熟悉的湖田农作和养蚕、织丝的活计，他写道：

昼出耘田夜绩麻，村庄儿女各当家。
童孙未解供耕织，也傍桑阴学种瓜。

农村里是不会有有一个“闲人”存在的，包括孩子们在内。

垂成穠事苦艰难，忌雨嫌风更怯寒。
戕诉天公休掠剩，半偿私债半输官。

他是同情于农民的被剥削的痛苦的。更有连田也没有得种的人，那就格外的困苦了。

采菱辛苦废犁锄，血指流丹鬼质枯。
无力买田聊种水，近来湖面亦收租。

他住在石湖上，就爱上那里的风土，也爱上那里的农民，而对于他们的痛苦，表示同情。后来，在明朝弘治间（1488—1505年），有莫旦的，曾写下了一部《石湖志》，却只是夸耀着莫家的地主们的豪华的生活，全无意义。至今，在石湖上莫氏的遗迹已经一无所存，问人，也都不知道，是“身与名俱朽”的了。但范成大的名字却人人都晓得。

去年春天，我又到了洞庭东山。这次是走陆路的，在一年时间里，当地的农民已经把通往苏州的公路修好了。东山的一个农业合作社里的人，曾经在前年告诉过我：

“我们要修汽车路，通到苏州，要迎接拖拉机。”

果然，这条公路修好了，如今到东山去，不需要走水路，更不需要花上一天两天的时间了，只要两小时不到，就可以从苏州直达洞庭东山。我们就走这条公路，到了石湖。我们远远地望见了渺茫的湖水，安静地躺在那里，似乎水波不兴，万籁皆寂。渐渐地走近了，湖山的胜处也就渐渐地豁露出来。有一座破旧的老

屋，总有三进深，首先唤起我们注意。前厅还相当完整，但后边却很破旧，屋顶已经可看见青天了，碎瓦破砖，抛得满地。墙垣也塌颓了一半。这就是范成大的祠堂。墙壁上还嵌着他写的“四时田园杂兴”的石刻，但已经不是全部了。我们在湖边走着，在不高的山上走着。四周的风物秀隽异常。满盈盈的湖水一直溢拍到脚边，却又温柔地退回去了，像慈母抚拍着将睡未睡的婴儿似的，它轻轻地抚拍着石岸。水里的碎磁片清晰可见。小小的鱼儿，还有顽健的小虾儿，都在眼前游来蹦去。登上了山巅，可望见更远的太湖。太湖里点点风帆，历历可数。太阳光照在粼粼的湖水上面，闪耀着金光，就像无数的鱼儿在一刹那之间，齐翻身。绿色的田野里，夹杂着黄色的菜花田和紫色的苜蓿田，锦绣般地展开在脚下。

这里的湖水，滋养着附近地区的桑麻和水稻，还大有鱼虾之利。劳动人民是喜爱它的，看重它的。

“正在准备把这一带全都绿化了，已经栽下不少树苗了。”陪伴着我们的一位苏州市园林处的负责人说道。

果然有不少各式各样的矮树，上上下下，高高低低地栽种着。不出十年，这里将是一个很幽深新洁的山林了。他说道：“园林处有一个计划，要把整个石湖区修整一番，成为一座公园”。当然，这是很有意义的，而且东山一带已将成为上海一带的工人的疗养区，这座石湖公园是有必要建设起来的。

他又说道：“我们要好好地保护这一带的名胜古迹，范石湖的祠堂也要修整一下。有了那个有名的诗人的遗迹，石湖不是更加显得美丽了么？”

事隔一年多，不知石湖公园的建设已经开始了没有？我相信，正像苏州——洞庭东山之间的公路一般，勤劳勇敢的苏州市的人民一定会把石湖公园建筑得异常漂亮，引人入胜，来迎接工农阶级的劳动模范的游览和休养的。

（选自《人民日报》1958年1月4日）

西 谛（1898年——1958年）即郑振铎。现代诗人，著名学者。笔名有西谛、郭源新等。原籍福建省长乐县，生于浙江省永嘉县。1917年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学习。“五四”时期在北京参加学生运动。1921年与沈雁冰、叶圣陶等组织文学研究会，并主编《文学周报》。1922年创办中国最早的儿童读物《儿童世界》周刊。1923年后长期主编《小说月报》。1927年5月旅居巴黎。1929年回国之后，先后在北平、上海各大学任教，致力于学术研究，编辑文学刊物，曾在生活书店主编《世界文库》。抗日战争期间留在上海，坚持进步文化工作，曾和许广平等人组织“复社”，出版了《鲁迅全集》、《联共党史》、《列宁文选》等。1945年后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的民主运动，曾创办《民主周刊》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历任全国政协委员，中国考古研究所所长、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、文化部副部长等职。1958年出国访问阿富汗、阿拉伯联合共和国，中途飞机失事逝世。著有《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》，以及《文学大纲》、插图本《中国文学史》、《中国俗文学史》、《中国文学论集》、《俄国文学史略》、《取火者的逮捕》等，并有文学翻译多种，1959年和1963年出版了《郑振铎文集》。

北 固 亭

——江南随笔

袁 鹰

每一次来镇江，总要登一回北固山。每一次在山头那“江山第一亭”上纵览长江，也总要想到苏东坡“大江东去”的名句，想起古往今来的许多人，许多事。真个是“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”，对着滚滚江水，不由得首先想到南宋伟大的爱国者和诗人辛弃疾。

辛弃疾同镇江渊源并不太深，只在晚年来镇江当过二年的知府。在镇江，他不曾留下象甘露寺刘备招亲之类的传奇，但却留给我们几首在北固山上写的诗词，和充溢在这些诗词里的满腔悲愤，一片豪情。

“何处望神州？满眼风光北固楼。千古兴亡多少事，悠悠，不尽长江滚滚流。……”

那正是强寇当前、国势日蹙的年代。江淮千里，敌骑纵横，而临安城里，却是“熏风吹得游人醉，直把杭州作汴州”，一派歌舞昇平、醉生梦死的空气。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，南宋小朝廷的统治集团里，有的苟且偷安，有的消沉懈怠，有的屈膝求和，有的私通外国。正直的人受排挤，忠诚的人被闲置，坚决主张抗敌的人更被罢黜。嚣嚣尘上的，全是妥协、退让、屈辱的议论！

在这样的時候，辛弃疾登上北固山，面临着浩荡长江，想到长江以北大片大片国土沦于敌手，请缨无路，欲战无从，怎能不使他凭栏长叹呢？

那北固山下的试剑石，原不过是牵强附会的传说罢了，然而它却使辛弃疾想起了在江东建立功业、准备北伐曹魏的孙权。那